

世界著名女间谍

关注战场背后的较量 解密尘封的谍战档案

“有毒”的情人——辛西娅

迷人的“红唇”女谍——贝格·史妮芬

出卖灵魂的“男装丽人”——川岛芳子

爱因斯坦的“黄昏恋人”——科涅库娃

娇艳的“帝国之花”——南造云子

中国铁道出版社
CHINA RAILWAY PUBLISHING HOUSE

时刻
关注

卷首语

从古到今，在令人紧张、刺激、充满悬念的间谍战中，由于女性的参与，更增添了一层神秘而又温情的色彩。女间谍一直是非常活跃的“带刺玫瑰”，她们如一只只燕子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她们用女人聪明的智慧、矫捷的身手、明媚的笑靥、丰腴的肉体攻下一道道坚固的防线，获取一个个重要的情报。

这是一群看似普通的女人，却发挥着随时可以影响战争进程的作用。她们不是拥有至高权力的统治者，她们集美貌、智慧、勇敢、坚毅、敏捷、狠心于一身。你可以质疑她们的身份，因为她们总是扮演着千变万化的角色，但永远不要怀疑她们的能力，也不要小看她们的每一次秘密行动。

美貌与情色是女间谍手中的王牌武器，这也是众多美女间谍诞生的原因。女谍们美丽的容颜、完美的胴体、甜美的声音和勾人的眼神，都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威力。即使男人们不被立刻摧毁，也会被渐渐麻痹。而就在那些情意绵绵的接触中，很多重要情报便由此不翼而飞。不论是元首、高级军官，还是教授、科学家，只要被像玛塔·哈丽和辛西娅这样迷人的情色女间谍盯上，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做出让自己追悔莫及的事情。她们在深闺春衾里施展身手，在情意绵绵中获取情报；她们在社交场所里八面玲珑，探听着一切有用的情报；她们之中有寡廉鲜耻的荡妇，但也不乏志趣高尚、气贯长虹的巾帼英雄。她们中有无限热爱祖国的间谍，也有背叛祖国、为敌人卖命的民族败类。

虽然这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却是战斗双方的必争之地。在历史的舞台上，间谍战总是演绎得惊心动魄、如火如荼。和战场上真正的浴血拼杀相比，谍影重重的迷雾里也毫不逊色地展开着生死较量。

走进精彩的女谍世界，感受谍战的独特魅力。



顶级“脱衣舞娘”——玛塔·哈丽



生前，她是倾倒众生的性感美娘；生前，她还是将王公、贵族、大臣、将官等玩弄于股掌的超级女谍。她开创了一个属于自己的谍战时代，成为男人们追捧和喜爱的对象。然而，她又是被两个强国同时抛弃的不幸女谍，在刑场上结束了自己光彩夺目的一生。她就是被公认的超级女谍之首的玛塔·哈丽。// 004

落单的“云雀”——玛尔塔·里舍



1916年至1917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当红遍欧洲的脱衣舞娘玛塔·哈丽如日中天时，在西班牙还活跃着一位同样优秀的双面间谍玛尔塔·里舍。她曾经监视过玛塔·哈丽的一举一动，她曾经瓦解了德国在西班牙的庞大的情报网。虽然她的名气不大，但是，她的贡献却很大……// 019

“有毒”的情人——辛西娅



战争让女人走开。也许是这样，但辛西娅绝对例外。正是这位娇艳迷人、富有勇气和智慧的非凡女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施展手腕、大显身手，为盟军在北非登陆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这位美丽动人的美国女郎充分意识到自己的特长，她具有一种准确无误地知道如何利用一个男人的感情及触发其敏感区的才能，这使得辛西娅在各种类型的间谍中显得特别光彩夺目。在谍战史上，辛西娅堪称无与伦比、接近完美的女间谍。// 025

永远的“邦德女郎”——克里斯蒂娜



每一部《007》系列电影中都会有一名妩媚动人的邦德女郎，不仅让詹姆斯·邦德艳遇不断，而且也作为影片中的英雄人物邦德增光添彩。根据第一部007小说改编的电影《皇家赌场》，其中的“邦德女郎”、双面女间谍维斯贝·琳德让无数人倾为之倾倒。但鲜为人知的是，这名“头号邦德女郎”却有其真实原型——二战美女间谍克里斯蒂娜·斯卡贝克。// 044

迷人的“红唇”女谍——贝格·史妮芬



臭名远扬的英国妥协首相张伯伦在一片怨声载道中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新当选的丘吉尔首相面对欧洲大陆的战争形势忧心如焚。他指示英国安全协调局，尽快搞到希特勒关于战争行动计划的军事机密，于是，一代杰出女谍贝格·史妮芬粉墨登场。经过无数次惊心动魄的斗智斗勇，贝格·史妮芬完成了上司交给的任务。贝格·史妮芬的成功，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的进程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062

元首身边的“小白狐”——荷恩蒂



荷恩蒂是个姿色超群的美女，她的兄长是希特勒的司机。她自己最先是希特勒的情人的身份出现在元首办公室的。希特勒认为荷恩蒂做一个色情间谍比做他的情人对帝国更有用，于是便把她送进了帝国的特殊警察学校。当施伦堡的“D”办公室无法获取美英登陆的确切情报后，希特勒自然想起了他的老情人。结果，荷恩蒂的亲自出马却将德军彻底送入不可挽救的深渊。// 077

启事

欢迎投稿，本书中部分图片及文字未联系到原作者，相关作者看到后请与我编辑部联系，以便补付稿酬。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右安门西街8号801
房间

邮编：100054

投稿：tiedaolt@163.com

出卖灵魂的“男装丽人”——川岛芳子



不可否认她有点姿色，但在她漂亮的面孔后面，隐藏的是鲜为人知的丑恶，时光在她身上洒下了种种迷幻的色彩，直到今天仍旧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在她存在这个世界的

时候，揣测、愤恨、鄙夷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她；而在她离开这个世界已经很多年以后，猜测、回忆、调查也一直跟在她的身后。如果仅仅是徒有美色的话，时光早已洗净了她的妖艳，不会有更多的人知道她。人们熟知的是，她隐藏着一颗丑陋的卖国之心，一颗残酷暴虐、放荡形骸、贪婪狡诈的扭曲的心。这个女人就是川岛芳子！ // 090

爱因斯坦的“黄昏恋人”——科涅库娃



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是位美籍德国犹太人。他创立了代表现代科学的相对论，并为核能开发奠定了理论基础，开创了现代科学的新纪元，被公认为自伽利略、牛顿以后最伟大的科学家、思

想家。然而，这位举世瞩目的“不掷骰子的上帝”却陷入了一场“异国恋”。吸引爱因斯坦的这位风情女郎，恰恰是一位迷人的俄罗斯少妇！ // 109

妖艳的“帝国之花”——南造云子



美女的武器不是枪弹、匕首，而是靠绝代的容貌、机敏多变的处事手腕。南造云子以中国的军、政、财界为大舞台，斡旋于国民政府要员的身前人后，许多骇人听闻的事件背后，几乎都能

觅到她活跃的魔影。 // 118

编委会成员

本书主编：张祥斌

编委成员：何国松 白洁 刘雪梅 肖斌

曾晓丽 霍立荣 赵冰清 袁婉楠

孙光雨 王 维 张丽莉 杨佩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著名女间谍 / 《时刻关注》编委会编.
-- 北京: 中国铁道出版社, 2013.4
(时刻关注)
ISBN 978-7-113-16298-6

I. ①世… II. ①时… III. ①女性-间谍-生平事迹-世界-通俗读物 IV. ①K817-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60000号

书 名：世界著名女间谍

作 者：《时刻关注》编委会 编

责任编辑：田 军

电 话：(010) 8354597转816

封面设计：鑫联必升

责任印制：郭向伟

出版发行：中国铁道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右安门西街8号，100054)

网 址：<http://www.tdpress.com>

印 刷：三河市华丰印刷厂

版 次：2013年4月第1版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8

字 数：205千字

书 号：ISBN 978-7-113-16298-6

定 价：10.00元

出版发行：中国铁道出版社站车文化图书出版中心

发行电话：(010) 51873073 51873203

生前，她是倾倒众生的性感美娘；生前，她还是将王公、贵族、大臣、将官等玩弄于股掌的超级女谍。她开创了一个属于自己的谍战时代，成为男人们追捧和喜爱的对象。然而，她又是被两个强国同时抛弃的不幸女谍，在刑场上结束了自己光彩夺目的一生。她就是被公认为超级女谍之首的玛塔·哈里。



顶级“脱衣舞娘”

——玛塔·哈里



玛塔·哈里的经典照

潮的出格的小美女

欧洲从来都是充满鲜花和奇迹的大陆，荷兰就是一个到处盛开着郁金香的国家，这个鲜花之国自然也少不了倾倒众生的美女。即使是

乡下小城镇，衣着朴素、举止大方的漂亮女人也随处可见。

100多年前，荷兰北部莱瓦顿市附近的吕伐登小镇只是一处受海水侵蚀的荒滩中的小城。那里没有大片的郁金香盛开，甚至在家家户户的屋檐下也见不到有鲜艳的衣服晾晒，一年四季都是灰蒙蒙的鬼天气。

1876年8月7日，著名女谍玛塔·哈里就出生在吕伐登。

玛塔·哈里的原名叫玛格丽特·吉尔特鲁伊达·泽勒。她的父亲是一个帽子铺的老板，母亲据说有印度尼西亚血统。儿童时代的玛格丽特就显现出了与同龄女孩的不同之处，别的女孩子都是金发碧眼，而玛格丽特的皮肤光滑明亮，拥有一头东方人的乌黑秀发，还有一双黑亮的眼睛。

玛格丽特是家中的第二个孩子，上面有一个哥哥，下面还有一对孪生弟弟。作为家里唯一的女儿，她自幼得到了父亲的溺爱，也养成了任性的习惯。她自小就认为自己与众不同，自我意识很强。在小学念书的时候，她就以出格的服装和大胆的举止而闻名。她爱穿红色和黄色的裙子，而其他女孩子都习惯穿灰色或者黑色的裙子。她会与男孩子们一起玩闹，还会骑在男孩子的肩上嬉戏，这就显得鹤立鸡群了，因此她很受男孩子喜爱。

玛格丽特并没有因为出众的外貌影响到学业，她的成绩还算优异，而且写得一手好字，在歌唱和钢琴方面都超过其他女孩子。她的家里有一架老式的英国钢琴，这个混血的小姑娘常常煞有介事地敲打，一副十分陶醉的模样儿，她喜

欢听那“叮叮咚咚”的声音。终于有一天，从她的家里传出来优美的钢琴声，邻居们非常惊讶于这个无师自通的小美女，都说她是个音乐天才。

然而，玛格丽特作为时尚帽子铺主人掌上明珠的幸福时光并没有持续多久。随着国家经济的不景气，父亲的帽子铺破产了，家里的经济支柱也就垮了。爱时髦的玛格丽特不得不穿着过时的服装闷闷地上学。更糟糕的还在后头，没过多久，独自外出打工的父亲回到了家，由于没有挣到钱，他的脾气越来越差，不断与母亲吵架。1890年9月份，两人在法律上取得了分居的协议。一连串的攻击，使母亲一病不起，第二年就去世了。

家庭破产，妻子去世，玛格丽特的父亲也不关心孩子们，只是想到处寻找自己的乐趣。

由于缺少家庭的温暖，玛格丽特大部分时间都喜欢在学校里玩耍。一个星期六的晚上，道貌岸然的校长强暴了她。不仅如此，这个校长还把这件事在自己的交际圈子里到处炫耀，孤立无援的玛格丽特只能把羞辱和眼泪一起咽进肚里。这之后，她不断受到校长和男教师们的骚扰，女教师和女同学们则对她嗤之以鼻。玛格丽特终于无法忍受这屈辱的生活，投奔了住在海牙的伯父。

在伯父家里，玛格丽特出落得益发楚楚动人，既有光洁明亮的皮肤和东方人的黑发、黑眼睛，又有端正秀气的脸庞和挺拔苗条、玲珑

有致的凹凸身材。这个集东西方魅力于一身的女孩自然受到了不少的赞美和追求。

爱上一个可以做她父亲的男人

寄人篱下的滋味很不好受，尽管他的伯父对她很和蔼，但是她的伯母却是个整天唠叨不休的多疑女子。伯母会仔细的盘问玛格丽特每日的菜价以及找回的零钱；伯母还用严厉的目光盯着玛格丽特吃饭的动作，只要发现她有多吃一口的嫌疑，伯母就立即拉下脸用力摔响刀叉……

年轻敏感的玛格丽特觉得自己必须离开伯父家了，她需要一份工作，也渴望有一个温暖的大家庭。1895年元月，这是一个寒冷的清晨，报纸上的一则征婚启事引起了她的注意。启事上写道：鲁道夫·麦克·里奥德，39岁，诚实、善良，荷兰驻东印度群岛（现印度尼西亚、文莱、马来西亚等地）部队上尉军官……

19岁的玛格丽特急于摆脱眼前的困境，当即给报纸上的征婚启事寄去了信件和照片，这成就了她的生命中首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婚姻。

里奥德时年40岁，他在东印度群岛服役多年，获得了好几枚勋章，但是当地的气候也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在回国治疗风湿病的期间，空虚寂寞的里奥德登出了这则征婚启

事。由于军人身份在当时格外吃香，而且收入也高，因此应征者众多，但是玛格丽特的照片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不仅因为照片上玛格丽特美丽的容颜，更因为她信中洋溢着火辣辣的热情。

里奥德很快回了信，约定在一家酒吧见面。初次见面里奥德特意穿着一身戎装，戴着贝雷帽，佩带着军刀和勋章。这深深地激发了玛格丽特的少女情怀，虽然里奥德有些秃顶，相貌也不英俊，但在涉世未深的玛格丽特看来，他却有着中年男人特有的成熟气质和贵族气派。

也许是里奥德在东印度群岛的从军经历和对爪哇岛风土人情的了解拉近了他们之间的感情距离——玛格丽特的母亲就是印尼爪哇人，对母亲的怀念使他们有了数不清的话题。他们不仅聊到了爪哇岛的斗鸡等娱乐活动，甚至还聊到了爪哇岛的奇风异俗。相识不到半年，他们就结婚了。然而，里奥德和玛格丽特却不得不寄居在他的姐姐鲁依茨的家里，因为里奥德没有积蓄、没有住房。



爪哇岛人喜爱的“斗鸡”民俗

婚后的生活并不如意，里奥德很快就撕下一切虚伪的面具，变得粗暴无礼。随着新婚的甜蜜时光过去，两人很快发现了差距。里奥德在部队养成了粗鲁和颐指气使的性格，加上疾病缠身更使他脾气暴躁；而年轻的玛格丽特则一心向往着盛大的舞会，常常把自己打扮得雍容华贵，并热烈地参与所有聚会，她向往在水晶灯下翩翩起舞，接受众人的恭维和赞美。然而，这一切都无法实现。玛格丽特和里奥德的婚姻越来越糟糕。里奥德时常酗酒，并在酒后殴打她。

1897年1月，玛格丽特的儿子诺曼出生了。同年5月，里奥德被通知前往东印度群岛复职。于是，一家人来到了以爪哇岛中心的一个叫安巴拉瓦的小村庄住下来。在这里，玛格丽特又生下了女儿。

在爪哇岛的生活不堪回首，官复原职的里奥德更加不可一世，他对玛格丽特不再有丝毫的感情。



喜欢上“神湿婆”舞蹈的玛塔·哈丽

他被酒精烧昏了头，在殖民地飞扬跋扈。他当众羞辱玛格丽特、殴打她，向她炫耀自己一个又一个的情人。

1899年6月27日是玛格丽特到死都不能忘记的日子，就在这一天，她才两岁多的儿子被毒死了。杀手是一个满腔仇恨的印尼士兵，也是家里土著保姆的情人，因为里奥德勾引了这个保姆，并且搞大了她的肚子。虽然严惩凶手报了仇，但是里奥德每日唉声叹气，觉得失去了生活的希望。两人之间最有力的感情联系也失去了。就在儿子死的这一天起，玛格丽特哭了整整一个星期，她不再幻想拥有温暖的家庭和可以依赖的丈夫了。

一天晚上，玛格丽特随丈夫一起参加爪哇岛上的一次节日活动，活动中，一名印度舞娘扭动着身体，跳起一种叫“神湿婆”的印度舞蹈，那妖娆的舞姿令她目瞪口呆。由于过分专注，她竟然没有听到丈夫在叫自己。里奥德大发脾气，当时就把她推倒在地，还威胁说要杀死她。为了保护女儿和自己，玛格丽特小心翼翼地应付着丈夫，表面上唯命是从，暗地里却开始学习那令她着迷的印度舞蹈。印度舞娘精妙绝伦的舞蹈给玛格丽特很大的震撼和启发，以后她在舞蹈方面所表现的种种才艺天分，可以说与观看“神湿婆”之舞分不开的。

1902年，玛格丽特跟随丈夫返回荷兰，回到国内的里奥德只是一个小小的等待安排后续工作的军

官，气焰小了很多。由于经济上的压力，不得已，他们仍然住在里奥德的姐姐鲁依茨家里。但没有多久就爆发了矛盾，里奥德与姐姐吵翻了，并且在外酗酒、赌博，数日不归，对妻子和女儿的生活不闻不问，玛格丽特与里奥德的夫妻感情荡然无存。鲁依茨也对玛格丽特不闻不问，最后连吃饭的时候都不喊她们。

大约是在1903年的冬天或者是在1904年的春天，玛格丽特的婚姻走到了尽头。玛格丽特与丈夫离婚时争取到了女儿的监护权，可是不依不饶的前夫竟然不服法庭判决私下带走了孩子，然后消失了。

从此，无牵无挂的玛格丽特开始自己闯荡人生，也从此走上了另一个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她光彩照人，得到了无数王宫贵族的追捧。荣华富贵如同绚美云霞簇拥着她，她在其中陶醉、迷失、沉沦、湮没。

穷光蛋来到巴黎

没有了丈夫，失去了一切经济来源，玛格丽特成为一个落魄的女人，她所有的资本只剩下自己的容貌和肉体了。她翻看着报纸，想找到一个能容纳自己的栖身场所。巴黎，这两个字一连数日跃入她的眼帘，在那个人人向往的神话般的浪漫都市里，有香气袭人的风流美人，有戴着高筒帽和金边眼镜的绅士，还有披着蓝色斗篷肩缀流苏的军官。

是的，玛格丽特喜欢军官。

在她无尽的幻想世界里，自己就是英俊军官身边那柔情蜜意的美人。巴黎，她的梦想之都，她自信凭着自己的美貌和舞蹈，一定会破蛹化蝶，成为巴黎社交界最闪亮的明星。那时候，身无分文的穷人和追求时髦生活的富人都会选择巴黎，那里是奢华的天堂，也是堕落的地狱。

玛格丽特卖掉了所有的首饰和一切物件，拿着可怜巴巴的一点路费来到了巴黎。

当玛格丽特乘坐的火车到达巴黎火车站时，天已经黑了。她提着一只小皮箱，随着人流。走出了车站，可接下来却不知该往哪里去。

20世纪初的花都巴黎，到处是炫目的灯光，就像是银色的大海波涛，喧嚣、激荡，深不可测，永不止息。

玛格丽特疲惫不堪地走进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咖啡馆，要了咖啡和面包，并向侍应生打听，到哪里能找到住处和工作。不一会儿，一个猥琐的男人坐到了她的对面，先上下打量了她一番，然后笑着和她攀谈了起来，并且答应为她安排住处和介绍工作。

几分钟之后，这个男人带着玛格丽特穿过几条街道，走进另一家咖啡馆，并径直进入咖啡馆的后楼。后楼的过道里铺着厚厚的地毯，挂着枝形的、亮晶晶的吊灯，到处都是镜子和鲜花，还有很色情的油画。帷幔是深红色的，楼道拐弯处还摆放着柔软的沙发。过道里很安静，只是空气的味道有点儿

怪，浓郁的香水味中带有女人入浴后的那种慵懒的肉味，有点儿令人头晕，还有那么点儿令人恶心。

男人敲开一间房门，示意玛格丽特进去。那是一间装饰讲究的卧室，一个手夹着烟卷的40多岁的女人正坐在沙发上。看到玛格丽特进来，那女人掐灭了烟头，站了起来，说：“我为你提供房间，你每次接客我会给你2法郎，如果你出了差错，我就要惩罚你。”玛格丽特才猛然醒悟过来，这是要让她做妓女呀！

“不！”玛格丽特尖叫一声，推开那个试图阻拦她、拉皮条的男人，冲出房门，一直冲过咖啡厅，冲到大街上，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般滚落。当天晚上，玛格丽特蜷缩在火车站的长板凳上，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第二天，她找了一家小旅馆，先把自己安顿下来，洗了个澡，好好睡上一觉，然后出门去找工作。巴黎的大街小巷，到处是酒吧、咖啡厅、舞场、饭店，但只要看到有浓妆艳抹的女人在那里游荡，或是不怀好意的男人上前搭讪，玛格丽特便落荒而逃。

也难怪玛格丽特会如此敏感，当时的巴黎“娼业”兴旺，共有12万名妓女，那些酒吧、咖啡厅的后楼往往就是一家妓院。妓院分为几等，高等妓院多位于财富流动的商业中心，比如在交易所区、歌剧院区或玛德莱娜教堂区内的；较低级



巴黎的夜晚到处充满着情色诱惑

别的妓院常常开在喧闹的大街上；最低级别的则是那些被称为“虫屋”的社区妓院。为了不断地为妓院补充新鲜的肉体，那些男女皮条客们走街串巷，无孔不入，甚至走进医院和教堂物色年轻妇女；还有些职业介绍所，也专门为妓院服务。

心惊肉跳的玛格丽特在巴黎的灯红酒绿之中不知所措，生怕一不小心误入陷阱，但迫于生计，又不得不去找工作。

伟大的上帝赐予的礼物

第3天，已经身无分文的玛格丽特鼓起勇气敲响了一家剧院办公室的门，接待她的是40多岁的剧院经理。望着眼前衣着简陋又有些土气的混血女人，经理的眼睛里满是不屑与轻蔑。玛格丽特急切地诉说着自己需要一份工作的愿望，恳求经理允许她跳一段东方舞蹈。没等经理点头答应，玛格丽特就脱去大衣，甩掉皮鞋，跳起了她在爪哇岛偷偷学会的印度神湿婆舞。

没有鼓乐，没有铃声，但那细碎的舞步，灵动的身形，时而粲然时而娇羞时而哀愁的五官表情，吸引了剧场经理，他的心神似乎都被



身体摆出“S”曲线的玛塔·哈丽震撼了。

舞蹈中的女人楚楚动人，既有着东方人的神秘风韵，又不乏白种女人傲人的身材。随着那变幻多姿的旋舞，衣裙一件件地飘落在地，直到露出内衣，玛格丽特才停止了她的舞步。

剧场经理惊呆了，如此带有神秘气息的东方舞蹈和大胆出位的表演，他还是第一次欣赏到。他聪明的头脑告诉他，眼前的这个女人是个宝贝，具有极大的商业价值。剧场经理为玛格丽特鼓起了掌，并当即决定录用她为舞蹈演员。

经理热情洋溢地说：“你的舞蹈还可以更大胆一些，最好不要保留任何衣物，我相信你会为此而收获的法郎远远超过你的想象。”经理给她预付了一个月的薪水，还为她起了个艺名——玛塔·哈丽，意即“马来人的太阳”，印度语的意思则是“黎明的眼睛”。从此，玛

格丽特·吉尔特鲁伊达·泽勒的名字不再被人叫起。

在巴黎，“玛塔·哈丽”还为自己虚构了一个东方的贵族身份。她自称是印度皇室成员的后代。在剧场经理的帮助和安排下，她身着异域舞蹈家的华丽服饰，在大小酒吧和夜总会的舞台上表演，开始了她职业舞娘的生涯。

20世纪初，受殖民文化的影响，巴黎的达官贵人纷纷把兴趣从金发碧眼的白人美女身上转移到了来自东方的充满异国情调的美人身上。因此，属于玛塔·哈丽的时代来临了，历史注定为她准备了这份万众追捧的厚礼。

1905年4月的一个夜晚，巴黎上流社会的男男女女挤满了大剧院。听说今晚将有来自东方神秘宗教式的香艳舞蹈，观众们，尤其是男观众们对此充满着期待。

剧院大厅里弥漫着印度熏香的香气，一尊尊神态各异的佛像熠熠生辉，吊灯把演出大厅折射得美仑美奂，缥缈的香气让看客恍惚以为身处印度。灯光变暗，美妙的印度音乐响起，帷幕拉开……

一个婀娜多姿的女人轮廓忽隐忽现，玛塔·哈丽表演着神秘莫测、奥妙无穷的印度神湿婆艺术舞蹈，急遽狂野，令人眼花缭乱，手部动作快得更是令人咋舌。那充满魔力的舞蹈和扑朔迷离的宗教氛围，使观舞者陷入一切皆空的幻觉。那刚柔相间的舞蹈，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了人体各种各样的姿态，简直超越人们的

想象，充满了张力。

她那美丽光润的身材和充满魅力的表情更是极大地刺激了观众的感官，爱好舞蹈者惊叹于她的舞蹈，爱好女色者则惊艳于她的诱惑。微风撩起她从头裹到脚的轻纱，呈现出她修长曼妙的身躯。她扭动腰肢，如同蛇蜕皮一般，轻纱从她光滑的肩头慢慢滑落，引得一片惊叹声。衣物越来越少，绅士们贪婪地看着那扭动的腰肢和逐渐裸露的身体……

观众们渐渐目瞪口呆，一位老绅士不断地嘟囔：伟大的上帝！伟大的上帝啊！

玛塔·哈丽真是一脱成名。第二天，几乎所有的报纸都毫不吝啬地给了她最抢眼的版面并配以巨幅艳照。媒体不惜以长篇累牍的文字热情洋溢地赞美她、宣传她、恭维她。

1905年的《巴黎人报》评价：“只要她一出场，台下的观众就如痴如狂。”《布克尔报》则称赞她的舞蹈以其不可阻挡的魅力，给颓废的欧洲文化带来了一线生机……

玛塔·哈丽迅速走红，她的妩媚风情让整个巴黎为之动容。有关玛塔·哈丽精湛舞艺、色艺双绝的消息传遍了巴黎，也传到了别的城市。法国各大城市的剧院纷纷与她签约，观众们如醉如痴，如痴如狂，剧院天天满座，盛况空前。

让男人缺氧的“性符号”

玛塔·哈丽一夜之间成为了巴

黎大红大紫的明星，虚名、金钱还有众多追蜂逐蝶的男人将她紧紧包围。她开始频频出现在最时髦的游乐场、音乐厅、贵族沙龙和大企业主的私人聚会等场合，知名人士争相与她结识，贵妇们也希望能邀请到她参加家庭宴会表演为荣。

巴黎的一位艺术家甚至把他所拥有的二楼圆形美术馆送给她，从此，那儿成了展示哈丽迷人风采的小剧院，经常是宾朋满座，笑语喧哗。

喜欢和追求奢华生活的玛塔·哈丽不满足于在酒吧、夜总会、小剧场演出，她希望能在诸如“天使剧场”、“林荫道剧院”那样的大舞台展示自己，她渴望跻身于上流社会，她热切地期望能与达官贵人交往，平起平坐。

她重新编排了自己的舞蹈，使那古老的、祭祀的神湿婆舞蹈更加优美、性感。她置办了多套华丽的纱裙，在朋友的帮助下，又重新设计了舞台背景、音乐和灯光，她为自己的舞蹈取名为“七重面纱”，她要用自己柔软的肢体，敲开通往上流社会的大门。

每一次，当玛塔·哈丽赤足在柔软厚实的地毯上旋转扭动曼妙

的躯体时，随着衣服一件件滑落，观舞者大把大把的往地毯上投掷着金币助兴。凡是看过玛塔·哈丽舞蹈的人，都对她赞不绝口：她那轻盈婀娜的身体，那琥珀色光泽的脖颈，那洋溢着东方情调的鹅蛋儿脸，那隐藏在长长睫毛下的秋波，蕴藏着世间无与伦比的美。优美的躯体中蕴含着神秘莫测的宗教美，动静相依中体现着优美的旋律，怎能不使人陶醉其中？

玛塔·哈丽之所以能抓住巴黎民众的心，不仅在于她精妙绝伦的舞蹈，还在于她有着一般舞蹈演员不具备的社交才能。她又在塞纳河畔购置了一处豪宅，豪宅里常常聚集着一些上流人士，他们在此彻夜狂欢。报界对此不厌其烦地报道，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随着玛塔·哈丽不断在欧洲各地演出，她的影响渐渐向整个欧洲扩展，上流社会竞相吹嘘自己和玛塔·哈丽有私交；名门望族之后、政治家、百万富翁纷纷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追逐她的总是那些有钱有权、无所事事的中老年绅士。

玛塔·哈丽对婚姻不再抱有期望，于是日复一日地周旋于众多男人之间。先是法国侯爵，接着是德国皇太子。尤其是德国皇太子简直为玛塔·哈丽神魂颠倒，甚至带她到西里西亚参加军事学习。哪怕只有一个月，他也无法承受和她的分离之苦。皇太子之后是布

伦斯威克公爵，还有柏林警察局长冯·亚戈夫。

事实上，在男人的眼里，玛塔·哈丽的魅力真的是无法抵挡，一个微笑的眼神就足以让人浮想联翩。她妩媚的面容、热辣的舞姿和缠绵的拥抱，就像一个强大的黑洞，外国上层人士、法国军政要人一个接一个地深陷其中，轮番充当她的浪漫情人。

玛塔·哈丽的影响是巨大的，她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妖艳的舞娘，而成了那个年代性感的符号。在今天荷兰阿姆斯特丹的性博物馆里，陈列着一些运用声、光、电技术制作的各种动态展品。在这类展品里，一些是展现作为“性符号”的著名历史人物，其中一位就是这位一战时期以妖艳的肚皮裸舞轰动巴黎的超级女间谍玛塔·哈丽，博物馆用大幅的场景表现了她翩翩起舞的情景。

出来混是需要钱的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火席卷了整个欧洲，巴黎的街头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士兵。战争驱散了曾经对她迷恋不已的观众，玛塔·哈丽的舞蹈生涯陷入了低谷。

玛塔·哈丽和她的父亲一样，虽然能够赚得大钱，却挥霍无度。她纵情享乐，骄奢淫逸，花掉的钱总是超过她的收入。纵然不时有阔绰的情夫来帮她填补空缺，但是她还是经常收到债主的催款单，甚至被告上法庭。



玛塔·哈丽的优美舞姿



罕见的“一战”时期法国士兵照片

为了赚钱，玛塔·哈丽又辗转去了比利时、西班牙等国，继续当一名脱衣舞女。一时间，她的名气在欧洲如日中天。此时，虽然欧洲战事不断，但也无法阻挡人们寻欢作乐的脚步。欢乐场也是战场，所有的娱乐场所都成为重要情报的最佳来源。各国军事间谍纷纷登场，各使巧计，离间窃密，艳星玛塔·哈丽很快就被拖上了间谍这条贼船。

在科隆的多梅饭店，玛塔·哈丽为几个工业巨头即兴表演舞蹈，赢得一片喝彩声。看着她以巧妙的手段、如花的笑颜周旋于显贵巨富之中，在座的德国军官米尔巴赫有了主意。巴隆·冯·米尔巴赫是德军统帅部情报处驻克勒费的军官，招募间谍正是他的工作之一。玛塔·哈丽正是一块好材料，她有着作为间谍最强大的武器，美貌、名声、广泛的交际。如果用她那美丽的姿色周旋于众多爱好美色的大臣、将军身边，必能源源不断地套得重要情报。他打听得，玛塔·哈丽由于挥霍无度，正债台高筑，可以通过重金收买。

根据米尔巴赫的指示，海军上

尉卡那列斯凭借自己潇洒倜傥的外表，成为了玛塔·哈丽的情人之一。在情人巧辞令色的劝说和重金诱惑之下，玛塔·哈丽终于成为了德军的间谍。2万法郎是诱使她下水的关键因素，她成为德国间谍克雷默中的一员。她既不是德国人，也没有法国国籍，当间谍不过是为了在依靠美色享乐之外获得一笔额外收入罢了，而且这笔收入比当舞女要高得多。

事实证明，德国情报机构果然眼光独到。玛塔·哈丽生来会做戏，天生就具备做间谍的才能。那些与她来往密切的各国军政要人、社会名流谁也没有怀疑这位交际花竟是德国间谍。因此，当他们回答玛塔·哈丽所提出的“天真”的问题时，不知不觉地就泄露出许多重大机密。

玛塔·哈丽获取情报所惯用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间接的，勾引上某个目标人的亲信或者知情人士，使之成为裙下之臣，在闲聊中拐弯抹角地打听、了解目标人的性格、特点、行踪等；另一种则是柔情无限地依偎在情人的怀里，嬉笑中套取情报。

酒宴，也是玛塔·哈丽获取情报的绝好场合。宾客酒酣耳热、醉意朦胧之际，玛塔·哈丽无意间聊开了各种话题。她似乎只是一个无知、好奇、爱撒娇的女人，毫无戒

备之心的掌权人物也不介意把自己的所见所闻透露出来：看了什么演出；路上遇见了什么人，军方正在为什么烦恼；谁的职务升迁了；今天会议上议员们为什么问题争论等随意而琐碎的话题，没有谁认为不合适。

玛塔·哈丽却仔细听着，记在心里，归纳分析成有用的情报。没有人会怀疑到她的身份，在大家眼里，这只是一个以妖艳的肉体和精湛的舞技而闻名的交际花，在那浑身上下扑着白粉、抹着香水、戴着首饰的躯体背后，谁能看见间谍的巧妙用心呢？

美女做家务总是有目的的

1915年3月，德国人获知有一份绝密“进攻计划”放在法军统帅部高级机要官莫尔根将军的家中。德军情报部当即命令玛塔·哈丽尽快获取该计划。玛塔·哈丽接到命令后淡然一笑，当即回电：静候佳音。

玛塔·哈丽着眼莫尔根夫人去世，莫尔根一直孤身的特点，决定举办一次家庭舞会，其名义是为了老情人法军海军部长庆贺生日，由海军部长邀请莫尔根参加。

这天晚上，玛塔·哈丽打扮得花枝招展，格外撩人。舞会开始后，她与几位以前相识的将军要员跳过几回合之后，就与初次见面的莫尔根跳了一曲。莫尔根搂着这位风靡巴黎的美女，简直是有点神魂颠倒。这次舞会结束后，莫尔根魂不守舍，日夜思念，整天地惦念着

玛塔·哈丽，希望能与她重温旧梦。

有一天晚上，他们终于见面了，在听完几曲音乐后，玛塔·哈丽觉得天气很热，就脱掉了外套。莫尔根凝视着眼前用轻纱裹着的胴体，禁不住心乱神迷，冲动地把她搂在怀里狂热地亲吻之后，把她带回了他的卧室。一夜销魂之后，他们俩同居了。

玛塔·哈丽每天利用收拾房间的机会寻找保险柜的位置，但却一无所获。她千方百计地在谈情说爱时不露痕迹地套取信息，然而，她意外地发现这老头虽然已坠落情网，但仍守口如瓶，滴水不漏。她费尽心机，却毫无所获。

她从谈话里得知，法军大本营正是鉴于莫尔根几十年来的小心谨慎，忠于职守，未出任何差错，才敢把这份超级密件存于他家的保险柜中。德国情报部不断来电询问进展情况，玛塔·哈丽无脸实报，但她决不甘心也不相信自己真的碰了壁，因为她一直所向无敌。

一天，玛塔·哈丽借收拾房间的机会，在书房的一张巨幅古典油画后面找到了保险柜。她发现门上



“一战”中全副武装的法国士兵

有一个号码拨盘，上面有0~9的数字。她借整理将军衣物的机会，仔仔细细地在他的衣袋、抽屉和提箱里寻找记录本，逐页翻查，力图找到提示密码的蛛丝马迹，但是均告失败。

最后的时刻到来了，柏林来电：工作仍有成绩，万勿失望，据可靠消息，该密码为六位数，你务必于24小时内把胶卷送出，不得有误。

玛塔·哈丽深知这份情报的分量和对德国的重要价值。几年来，德国人给了她巨额金钱，才使她在巴黎享受如此舒适豪华的生活。一旦被抛弃，这奢华的日子就会结束，而且恼怒的德军统帅部将可能惩罚她甚至将她秘密处死。想到这里，她不寒而栗，决定当夜行动。

谁说美女无智慧

当晚，她与莫尔根共同进餐时，悄悄地将大量安眠药倒入莫尔根的酒杯。老家伙没有觉察，一杯下肚，倒头就睡。

玛塔·哈丽蹑手蹑脚地走进书房，拉上窗帘，掀开油画，开始试旋。她只能凭运气，先试事先猜想过的一些数码，但都一一碰壁。之后，她就不断随手拨上6个数试开。她越拨越快，平均不到5秒钟就拨完一次。不到2小时，她的手指早已麻木，臂膀酸痛不堪，汗流浃背，精疲力竭。她一屁股坐下，再也不想动了。

子夜时分，格外宁静，除了隔壁房间传来的莫尔根轻微



开保险箱是间谍的必修课

而均匀的鼾声外，周围没有一丝声响，连落针的声音都清晰可辨。玛塔·哈丽从来没想到自己这次竟会如此无能。

歇了几分钟，她继续试拨。她心中还存有一丝希望，总在期待下一个数码会产生奇迹，可是等待她的仍是一连串无休止的失望。难道就要前功尽弃了吗？她心中悲叹，一下子倒在沙发上，双手抱头，绝望得简直想痛哭一场。

突然，她隐隐约约地听到女仆房间里传出一些声音，勤劳的女仆已经起床了，按惯例，过不了多久，她就要前来打扫书房。玛塔·哈丽不能让她看见自己在书房，否则莫尔根知道后一定会起疑心。她慢慢站起来，打算走出书房。

不，我不能这样自甘惨败！再想想看，还有没有别的窍门。突然她想到莫尔根曾在一次饭后随便说过的一句话：唉，老了，这几年记性真是越来越差了。既然如此，

那么不规则的6位数密码他也有可能记不住。他不大可能将密码记在本子上，因为本子很可能遗失或不知放哪儿，何况已翻过他所有的记录本子没有发现密码。由此推测，最大的可能是他将数码巧妙自然地安置在书房内，以便开门时随时可看见。

想到这里，玛塔·哈丽一阵兴奋，当即仔细环视书房，她的视线在墙上的老式挂钟上停住。这是一只坏了的钟，她曾问过莫尔根：“为什么不叫钟表匠来修。”莫尔根回答说：“早已修过几次，都没修好。这是我妈妈留给我的纪念，舍不得扔掉。”

玛塔·哈丽分明记起当时莫尔根的神情似乎有点不自然。她再次抬头审视这钟，越来越觉得它同周围豪华富丽的家具装潢显得不相称。钟的时间，不是与数字密切相连吗？钟的指针停在9时35分15秒上。

9时35分15秒，不是93515吗？哈丽高兴得几乎要叫出声来。

可是不久她又沮丧了：只有5位数，还少一位呢。时间在静静流逝，传来的声音表明女仆已经在收拾隔壁房间了。玛塔·哈丽死死盯住挂钟，苦苦思索。猛然间，她想起9时不就是21点吗？六位数出来了！玛塔·哈丽这时已没有时间再兴奋了。她快步走到保险柜前，用紧张得有些颤抖的手拨出了213515，只听见轻微的一声“咔嚓”，锁开了！玛塔·哈丽迅速找到资料，从衣袋掏出微

型照相机，一一拍好，然后飞速放好密件，锁上保险柜，快步走出书房。她刚拐过走廊，女仆就从旁边的房间出来进入书房。

玛塔·哈丽终于在最后3分钟里创造了奇迹！后来，213515也就成了世界间谍史上值得一提的传奇数字。玛塔·哈丽的这种应急智慧，也被美其名曰“哈式急智”。心理学家证明，人在紧急时刻的思维联想常常格外灵巧机变，敏锐丰富，可以发挥超常水平。因此，当今世界不少间谍学书籍，都将“哈式急智”列为间谍的重要技巧。

抵挡不住的汹涌“肉弹”

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玛塔·哈丽接到指令，德国方面命她收集法国的军事情报。下命令的人还交给她一些中立国的邮政信箱地址，以便她发送密码情报，3万法郎则是她的一部分酬劳。

玛塔·哈丽很方便地弄到了接近前线地区的通行证，然后就迅速赶往维特尔。玛塔·哈丽在这儿整整待了7个月，她偶尔会在晚上到附近一家军官俱乐部的小酒馆消遣一下，她跟军官们打得火热，她所

需要的情报在他们喝红酒的时候会滔滔不绝地讲出来，她只需竖起耳朵听就可以了。

在维特尔，玛塔·哈丽开始与60岁的陆军上将套近乎。上将本来好色，对玛塔·哈丽的美色早就有所耳闻，很快他就成为了玛塔·哈丽的入幕之宾。

一天，上将带回公文包来到玛塔·哈丽的住处，玛塔·哈丽赶忙温柔地迎上前去，“亲爱的，从哪儿来？还带着这个破公文包？”

“刚刚开完会，宝贝，你想我了吗？”上将搂住她的柔软腰肢，亲了亲她，一只手还拎着包。

“什么包啊？这么重要，搂着我还不肯放手，有我好吗？”玛塔·哈丽半睁着媚眼开始撒娇，双手搂住上将的脖子，坐到了他的腿上。

“哦，当然没你好。不过这里面的秘密可比我的生命还重要。”

“管它呢，对于我来讲，你更重要！”玛塔·哈丽风情万种地亲吻着上将。

上将正要展开攻势，突然听到一句扫兴的话。

“噢，亲爱的，你刚从战场上下来吗？是不是被炮弹追的太急了，你身上好多汗啊！先去洗个澡吧！”玛塔·哈丽娇滴滴地在上将耳边说着。

“你这个‘肉弹’可比炮弹还要凶猛！哈哈！”上将大笑着走进浴室。就在上将在浴室洗澡的时间，玛



战斗间歇的法国士兵

塔·哈丽拿出微型照相机，以最快速度拍下了几页重要的军事防御图。这份情报致使法军某处阵地遭到了德军精确打击，损失数千人。谁也没有怀疑是泄密所为，都误以为是德军指挥官的高明。

一夜风流后踏上黄泉路

玛塔·哈丽最香艳的杰作恐怕要算“汉普郡”号巡洋舰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同盟国与协约国的军队不仅在大陆上干戈相见，烽火连天，在海上也是明争暗斗，抢夺制海权。海战中，德军充分利用了潜艇部队和“零敲碎打”的战术，使英国皇家海军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在1915年，就有259艘英国船舰被德军的鱼雷炸沉在大西洋海底。英国军方大为恼火，竭力从装备和情报等方面保护自己的主力战列舰不受德国潜艇的攻击。

“汉普郡”号巡洋舰是皇家海军刚刚下水不久的新式军舰，装备着当时最先进的武器，排水量19000多吨，航速能达到每小时27节，装备了8门280毫米的大炮。这艘战舰是英国皇家海军的骄傲，也是德国潜艇垂涎已久的猎物。

德国情报机构打听到，英国海军总司令吉青纳勋爵即将乘这艘军舰出海，而当时他正在巴黎开会。1916年6月3日，正在巴黎的玛塔·哈丽接到了新的任务：从吉青纳勋爵那里获得“汉普郡”战舰起航的准确日期和行程。

这类事情对玛塔·哈丽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她不费吹灰之力就



吉青纳勋爵

打听到吉青纳勋爵将到法国国防部长家中赴宴，而国防部长正是这位红舞星的交好之一。玛塔·哈丽很顺利地得到了这次宴会的邀请函，并打扮得花枝招展地赴宴了。

宴会一切顺利，玛塔·哈丽被介绍给了英国海军总司令，总司令也礼貌地恭维她的美貌。用餐过后，让人销魂的时刻到来了。玛塔·哈丽在厚厚的地毯上表演起了印度舞蹈，她一颦一笑、举手投足，无不引得周围人的赞叹。她一再对吉青纳施展“勾魂大法”，但是60多岁的总司令却冷冷冰冰，对眼前这让人垂涎三尺的肉感美人视若无物。

这是玛塔·哈丽表演脱衣舞以来第一次有男人对她匀称性感的身體毫无反应。一次挫折并没有打消玛塔·哈丽对自己魅力的信心，一计不成，再生一计，她把目标转移到了吉青纳勋爵的侍从官、年轻的哈里斯上尉身上。一次精心设计的偶遇，上尉与这个当红的舞女有了相见恨晚的感觉，不到几小时就如

胶似漆，玛塔·哈丽把上尉带到自己在希尔顿酒店的房间一度春宵。这梦幻般的几个小时后，被幸福感和欲望熏陶的上尉都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最后恋恋不舍地回到了驻扎地。

6月7日，“汉普郡”号离开法国，出发后不久，就在海面遭到德军鱼雷袭击沉没了。船上1000多人，还有英军总司令，以及念念不忘玛塔·哈丽的哈里斯上尉都葬身在波涛汹涌的大西洋海底，无一生还。

究竟是德军偶然发动的袭击，还是早有预谋，英国、法国军方都大为恼火，责令情报部门立刻展开调查。就在玛塔·哈丽为自己的成功感到高兴时，一张猎捕她的大网悄悄铺开了。

“干爹”也有不帮忙的时候

“汉普郡”号沉没事件非同小可，协约国立即组织人马调查事件真相。从同盟国内部的情报员送来的情报说，这次德国潜艇击沉“汉普郡”绝对不是偶然。德国军官事先掌握了一些情况，但“汉普郡”号行程的确切日期、航程才是关键，可是情报人员并没有查到德国军官到底是从什么渠道弄到情报的。

协约国开始组织调查，对所有知道“汉普郡”号起航日期的有关人员挨个调查。但是，“汉普郡”号的成员无一生还，调查没法深入下去。不过有人指出，在“汉普郡”号出发的前3天，有人曾经



施展“美人计”
是玛塔·哈丽的拿手好戏

看到年轻的军官，吉青纳的侍从副官哈里斯上尉手挽着巴黎红舞星玛塔·哈丽走入了希尔顿饭店。这条消息马上引起了协约国特别是法国反间谍组织的注意。

哈里斯上尉是为数不多的知道“汉普郡”号起航日期和行程的军官之一。作为吉青纳勋爵的贴身副官，他的任务就是对勋爵的住、食、行做出周密安排。而他和玛塔·哈丽搅在一起，难免把总司令的行踪透露给床头人，美人计本来就是间谍中最古老、最常见的手段。

法国情报组织还注意到了这样一点：玛塔·哈丽所交往的情人非常富即贵，从外交部长到德国皇储，一个个都是位高权重的人物。即便哈里斯上尉年轻英俊，但是一个小小的上尉怎么会得到玛塔·哈丽的青睐呢？其中必定有某种原因。哈里斯已经葬身大西洋海底，死无对

证，但是玛塔·哈丽还活跃在巴黎的社交界。要调查一个女人并不是很难的事情。

法国人先从希尔顿饭店入手。从侍者的口中得知，玛塔·哈丽在希尔顿饭店拥有一套最豪华、最高级的房间，付钱的则是法国内政部某大臣，而和她来这里的都是一些遮遮掩掩的重要人物。这并不奇怪，大人物们往往为自己的情妇在某个饭店租下房间，设置香巢，隔三差五地过来幽会。尽管这些侍者已经被客人收买，对来往的客人身份守口如瓶，法国情报机关还是证实：玛塔·哈丽和一位身穿军装的绅士来过，两人在房间里待了好几个小时。

至于玛塔·哈丽本人，法国情报机关不敢贸然下手。她的情人、“好哥哥”、“好弟弟”以及“干爹”等都是军界、政界、企业界的实力人物，没有足够的证据，只会打草惊蛇，甚至被反咬一口。不过，调查玛塔·哈丽的底细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调查结果加重了他们的怀疑：近些年和玛塔·哈丽交往的名流、官员中，有近半数已经背上了重大泄密嫌疑。

玛塔·哈丽被悄悄监视起来。法国情报人员发还现，玛塔·哈丽每个月定期去拜访荷兰、瑞典和西班牙驻法国大使。法国著名的反间谍第二局秘密拦截并查阅了三国大使的邮件，结果让他们大

吃一惊：每位外交信使的公文包里都有几封玛塔·哈丽发往国外的信件，不过信中并没有加密的情报，不过是平常的琐事和女人们的闲话罢了。

但是这种行为是很诡异的，如果是友人之间的书信来往，根本不需要经三国的大使代为发送，直接投递到邮局就可以了，这里面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法国情报局将玛塔·哈丽请到局里做客，顺便盘问她一些不合情理的行为。玛塔·哈丽气愤地喊道：我有权和朋友们通信，不管他们在什么地方，是干什么的，你们凭什么干涉我！

法国情报局始终没有掌握确切的证据，但是任由玛塔·哈丽自由出入巴黎的达官贵人之间，难免再有新的泄密事件。情报局最终决定将玛塔·哈丽驱逐出境，以免日后的麻烦。

尽管玛塔·哈丽四处游说她的“情人兼‘亲人’军团”出面疏通，但是没有人敢真正为这块烫手的山芋抛头露面，毕竟这只是个舞娘，没有谁会动真感情的。“汉普郡”号事发后的第8天，她无奈地离开了法国。



鸽子曾经是“一战”中的空中间谍

“劈腿”女谍的小算盘

离开法国之后，玛塔·哈丽来到在荷兰海牙新安置的家。这个时候她的亲人早已经和她断绝来往，父亲去世多年，兄弟们嫌弃她的下贱，都不理睬她。早已离婚的丈夫更不用说，连亲生女儿也不认她这个亲妈。红透半边天的玛塔·哈丽本以为能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重新开始自己新的生活，最起码能得到女儿的追随也是好的，但是却处处遭到白眼，亲人的冷落又刺激了她，她挣扎着一定要回到以前那个众多男人追捧她的圈子里。

不堪孤寂的玛塔·哈丽天天梦想着回到巴黎。她的神通再次灵验，没费多大周折，她再次取得了去法国的签证。

1916年6月底，玛塔·哈丽从西班牙入境法国。入境前一天，一个神秘电话把玛塔·哈丽约到了一个偏僻的餐厅。在餐厅的小单间里，一个严肃的德国人递给她一个信封，凑近她耳边小声说：“请在3天之内到达巴黎，然后再设法弄到一张去维塔的通行证。法军正在那里建筑机场，虽然我们派出了鸽子在空中拍照，但是我们还想知道一些细节，我们想知道它的战略计划，这些工作只有你能胜任。”

“这对我来说太难了。”玛塔·哈丽露出为难的神情，这并不是假装。

德国人笑了：“夫人，你去维塔的理由非常充分。巴迪姆·德·马斯洛夫不是你的好朋友吗？他负伤了，住在维塔的疗养

院。”

这么些年来，英俊的马斯洛夫是唯一一个让玛塔·哈丽不为了金钱而与之相好的男人。她只顾得关心情人的安危，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一举一动早被德国间谍机关掌握，并且成为控制她的武器。

“明白了，让我去吧。”为了情人，玛塔·哈丽痛快地答应了。

在维塔的15天似乎是玛塔·哈丽一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与巴黎的嘈杂和战场的血腥相比，有着绿色田野、温泉的维塔宛如宁静的世外桃源。她是有名的美女，以浪漫的名义来探望受伤的情人，自然得到了许多人的同情和赞扬。在维塔疗养院以及机场驻地的男性士兵中，她自然也受到了加倍的关注和殷勤。而情人马斯洛夫的陪伴，更使她觉得甜蜜。

法国情报局对玛塔·哈丽的再次入境严阵以待，暗中派出盯梢的人。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并没有发现玛塔·哈丽任何可疑之处，但是他们没有注意到，在玛塔·哈丽离开维塔的前一天，她和马斯洛夫到当地一家餐厅用餐。她看完合页式菜单后很随意地合上递给侍者，一个叠的方方正正的纸片已经被夹带出去。不久，这个机场遭到了德军的轰炸，很长时间都没能恢复战机升降。

回到巴黎之后，玛塔·哈丽像是换了一个人似的，得到幸福爱情



“一战”时法国儿童注视着弹药运输部队

后的她表情欢快，皮肤光滑，仿佛又回到了少女的时代。她觉得自己的人生道路有了依靠，但是离别之苦难以忍受，她多么希望一直陪伴在马斯洛夫身边啊！

为了能常伴情人，玛塔·哈丽拜访了上次在法国情报局结识的杜拉上尉，要求发给她一个特别许可证，以便能自由出入维塔疗养院。

杜拉上尉是巴黎最有权力的一线情报官员，掌握着很多要害部门的机密，他不以为然地耸了耸肩，说：“夫人，既然你这么喜欢他，为什么不干脆嫁给他呢？”

“嫁给他需要钱啊。马斯洛夫贵族出身，我要嫁给他能不带着嫁妆吗？”深受金钱困扰的玛塔·哈丽突然想到，既然自己可以从德国人手中拿到间谍活动经费，那为什么不从法国人手中再得一份呢？为了爱情，她顾不得自己的处境，竟然主动提出要为法国情报部门服务。

玛塔·哈丽告诉杜拉上尉，她在柏林偶然听到一位上校说，德国潜艇早就开始运送武器到摩洛哥马赫迪亚港，为什么盟军不去拦截呢？她甚至主动提出，她可以去比利时布鲁塞尔，以自己的交际

能力去说服德国著名的干将比辛克将军，让他向法国缴械。自己曾经是德国皇太子的情人，只要略施小计，还可以成为他的情人，她的建议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一个比一个诱人。

杜拉上尉居然同意了玛塔·哈丽的要求，还给了她一笔经费和一个联络员，把她派到了被德军占领的比利时。不过，他也派出了监视玛塔·哈丽的间谍。

玛塔·哈丽的“美人计”依旧屡试不爽，在不久之后她便引诱了一名德军上校上钩，并从他口中偷到了重要情报，随后又将其传递到了法国情报部门的手上。德军在蒙受重大损失后，严肃处置了那名泄密上校，并顺藤摸瓜地怀疑到了与其有染的玛塔·哈丽身上。

情哥哥的恶毒报复

1916年年底，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度假的玛塔·哈丽仍旧继续着她的双面间谍生涯。她一边与法国驻马德里大使馆的陆军武官、法国情报局驻西班牙的负责人丹维纽上校相谈甚欢；一边又与德国驻马德里大使馆的武官、同样是德国情报机关驻马德里的负责人冯·卡勒上校打得火热。她以为自己瞒过了双方，却不知道双方都已经不再信任她了，并对她进行了跟梢。玛塔·哈丽还不知道，在马德里饭店里，还有一位法国情报局的间谍玛尔塔·里舍，代号为“云雀”。玛尔塔·里舍是法国人。她聪明美貌，懂得多国语言，因此被派到西

班牙来监视玛塔·哈丽的行动。

玛塔·哈丽并没有意识到潜在的危险，她与冯·卡勒住在一起，但是这位谨慎的德国人除了绵绵情话，不谈一点与工作有关的事情。只有一次，在玛塔·哈丽的死缠硬磨之下，冯·卡勒无奈地告诉她，因为要参加一项包括进攻摩洛哥的对非洲作战计划会议，周末不能和玛塔·哈丽幽会。

玛塔·哈丽立即将之告诉了丹维纽上校，上校正在调查德国海军向摩洛哥增调潜艇的事情，他对玛塔·哈丽送来的情报大加赞赏，玛塔·哈丽自己也很得意。而实际上，法国第二局第二天就从“云雀”处得到了更为详细准确的消息，玛塔·哈丽费劲弄来的情报顿时显得苍白无力。

这时候战争已经接近尾声了。协约国逐渐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德国军队渐渐处于劣势。鉴于情报战的失利，德国决定放弃玛塔·哈丽这颗棋子，他们故意透露出“摩洛哥计划”的泄密来自驻西班牙大



曾经强大的德国军队渐渐走向没落

使馆某位官员的情妇。

冯·卡勒上校为了将功赎罪，他决定让玛塔·哈丽付出代价。他知道德国的T12-5电报密码已经被协约国破译，已经停用，他却与柏林总部拟定了完美的“甩包袱”计划。他用这份密码发送了电报：H-21急需金钱和新的指示。两天后，柏林回电：应指令H-21号立即返回法国，在巴黎德思科银行领取经费1.5万法郎，继续完成前任务。

玛塔·哈丽此时知道自己渐渐不被两个情人待见，她也急于离开西班牙，但是已经是穷途末路，囊中窘迫。恰好此时，她收到让她到巴黎领取经费的密电。重回法国无疑是危险重重，但是她认为密码电报不会被怀疑，自己再乔装打扮一番，法国人也许不会注意到。即使出事了，自己在巴黎还有那么多老朋友呢。想到这，玛塔·哈丽准备先行返回巴黎，然后再做打算。实际上，前后两封电报都被法国情报局功率强大的电信机所截获并被破译。

1917年1月2日，玛塔·哈丽回到巴黎。巴黎仍旧保持着昔日的繁华，但是繁华也只是一种虚假的表象而已。通货膨胀、饥饿、疾病，还有绝望已经悄悄侵占了市民空虚的心灵。玛塔·哈丽打起精神，去面对这不可预知的命运。

她先去找找到先期回到法国的丹维纽上校，想寻求保护。但是丹维纽上校已经出发，她赶到火车站匆匆见了一面。丹维纽上校在即将出